



天黑以后

アフターダーク

村上春樹



新经典文库607

村上春树作品 05

アフターダーク

冬日, 东京, 深夜11点到清晨6点的故事



定价: 29.50元

ISBN 978-7-5442-4837-2



9 787544 248372 >

天黑以后

アフターダーク

〔日〕村上春树 著

施小炜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黑以后/[日]村上春树著;施小炜译.-海口:
南海出版公司,2012.2
ISBN 978-7-5442-4837-2

I.①天… II.①村…②施… III.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002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2-001

AFTERDARK

by Haruki Murakami

Copyright © 2004 Haruki Murakami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., Tokyo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,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天黑以后

[日]村上春树 著

施小炜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邮编570206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邮箱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翟明明 张 苓

装帧设计 金 山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张 6.25
字数 116千
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
印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442-4837-2
定价 29.50元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23:56

映入眼帘的，是都市的身姿。

透过在夜空中高翔的飞鸟的眼睛，我们从天上俯瞰着这光景。在辽阔的视野中，都市望去仿佛一头巨大的活物，或者一个由诸多生命体纠葛缠绕而成的集合体。无数的血管一直蔓延到无从捉摸的躯体末端，循环着血液，无休无止地更新着细胞。送出新信息，回收旧信息。送出新消费，回收旧消费。送出新矛盾，回收旧矛盾。身躯伴着脉搏的节奏，处处闪烁、放热、蠕动。尽管时刻临近子夜，活动的巅峰期已过，维持生命的基础代谢却长盛不衰。都市发出的低吼声作为通奏低音不绝如缕。那是全无抑扬的、单调然而孕育着预感的低吼。

我们的视线选取尤为辉煌灿烂的一角，向它聚焦，朝着那一点静静地降落。那里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海洋，是被唤作闹市区的所在。墙上安装的众多巨型数码屏幕以子夜为界陷入沉默，店头的高音喇叭却依旧全无忌意地敲打着嘻哈音乐夸张的低音。挤满了年轻人的巨大电玩中心。吵闹的电子音。痛饮一场之后结伴归来的大学生们。头发染成金色、迷你裙下裸露出健美双腿的十多岁少女。为了赶乘末班电车而匆匆走过多岔路口的上班族。纵使已夜深如此，卡拉 OK 店的拉客声仍然热闹非凡。外观花哨的黑色面包车仿佛在品评街市一般缓缓地驶过街头。车窗贴着漆黑塑膜，令人联想起深海里栖息的拥有特殊皮肤与器官的生物。两人一组的年轻警官神色紧张地在同一条街道上巡逻，但几乎无人对他们投去一瞥。此时的街市正遵循其自身的原理运转。季节正值晚秋，虽然无风，空气却很冷。再过不久，就将迎来新的一天了。

我们在丹尼餐厅里。

尽管了无情趣却也足够的灯光，神情漠然的摆设与餐具，由经营工学专家们精密计算过的店面规划，轻声流淌的无害的背景音乐，训练有素的店员们。“欢迎光临丹尼餐厅！”不论截取店铺的哪一处，都是由可以置换的匿名事物构成的。店内近乎满座。

我们对店内巡视了一番，目光停留在靠窗坐着的一位女子身

上。为什么是她，而不是别人？缘由不明。但那位女子不知何故吸引了我们的目光——自然而然地。她坐在可坐四人的餐桌前，正在读书。带帽子的灰色风雪衣配蓝色牛仔裤，似乎洗过多次的颜色褪落的黄旅游鞋。旁边的椅背上斜搭着一件运动夹克，看上去也绝不是新的。看年龄大概像大学新生。虽然不再是高中生了，却隐约留着高中生的气息。一头短发乌黑笔直。几乎没有化过妆的感觉，也没有佩戴任何首饰。纤细小巧的脸庞上戴着黑边眼镜。眉间不时挤出过分认真的皱纹。

她专心地读着书，几乎是目不转睛。那是一本厚厚的硬皮书，包着书店送的书皮，看不出书名来。从她阅读时的严肃表情来看，大约是一本内容艰深的书。有种并非一目十行，而是逐行逐字仔细品读的感觉。

桌子上摆着咖啡杯，搁着烟灰缸。烟灰缸旁边是一顶藏青色棒球帽。波士顿红袜队的标志 B。对于她的脑袋来说，尺码或许太大了些。邻座上放着一只棕色皮挎包。从那鼓鼓囊囊的样子来看，似乎是在匆忙之际将各种东西随手抓来塞了进去。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，她便将咖啡杯端起来送往唇边，看上去不像在品尝滋味。不妨说仅仅是因为咖啡就放在眼前，为了尽义务才喝。她像偶然想起来似的将香烟叼在唇间，用塑料打火机点燃，眯起眼睛，漫不经心地将烟雾吐向空中，再把烟放在烟灰缸上，然后像是要抑制头痛的预感，用指尖抚着太阳穴。

店内低声流淌着珀西·费斯乐队的《走开，女郎》。当然谁都没有听这种东西。形形色色的人在深夜的丹尼餐厅进餐、喝咖啡，女客却只有她一人。她不时从书上抬起脸来，瞥一眼手表，然而时间似乎止步不前。但好像也不是与人约在这儿见面，她既不环顾店内，也不瞟视门口，只管独自一人埋头读书，不时点燃香烟，机械地举杯喝一口咖啡，期盼着时光尽快流逝。但不必说，距离黎明的到来还有很长时间。

她不再读书，看向窗外。从二楼窗口可以俯瞰繁华的街道。尽管夜已深，街道却依然灯火通明，人来人往。有家可归的人，无家可归的人；有目的的人，无目的的人；试图阻留时间脚步的人，意在推动时间前行的人。她眺望片刻这令人茫然的街道，调整呼吸，将视线重新收回书上，把手伸向咖啡杯。香烟没吸过几口，便在烟灰缸上化作形状完整的灰烬。

人口的自动门开启，一位细高个的年轻男子走进店来。黑色皮质短大衣，皱巴巴的橄榄绿卡其布裤子，茶色工作靴。头发相当长，蓬松凌乱。或许是这几日碰巧没有机会洗头，也可能是刚从灌木丛深处钻出来，再不就是将头发弄得乱蓬蓬的对她而言是自然而然、令人心安的状态。身材瘦削，但与其说是苗条，不如说给人营养不良的印象。肩上背着大大的黑色乐器盒。管乐器。此外还拎着一只脏兮兮的大手提袋，里面似乎塞满了乐谱之类的

零碎杂物。右颊上有一处引人注目的疤痕，一道短短的伤疤，仿佛是用利器剝出来的。除此以外，并无特别醒目之处，是个极其普通的青年，身上有种好似迷路的、性格和善但不够机灵的杂种狗的感觉。

负责领座的女招待迎上前，将他领往里面的座位，走过读书女子的桌旁。年轻男子已经走了过去，却忽然若有所悟似的停下，像倒胶卷一般慢慢向后退，走到她的桌旁。然后歪着脑袋，饶有兴味地望着她的脸，在脑海中追寻着记忆。追忆很费时间。看来他属于那种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很费时间的类型。

女子有所察觉，从书上抬起脸来，眯着眼睛，瞅着站在那里的年轻男子。由于对方身材高挑，她仿佛在仰视一般。两人视线交汇。男子微微一笑。是为了表明自己并无恶意的微笑。

他招呼道：“喂，要是我没弄错的话，你不就是浅井爱丽的妹妹么？”

她不语，用眺望院落一角过于丰茂的灌木般的眼神，盯着对方的面孔。

“咱们以前见过一面。”男子继续说道，“呃……你的名字好像是叫尤丽，跟你姐姐是一字之差。”

她依旧保持着高度警惕的视线，简洁地更正：“玛丽。”

男子将食指指向天空。“对对，是玛丽。爱丽和玛丽，一字

之差。你一定不记得我了吧？”

玛丽微微歪了歪脑袋。搞不清她是在说对还是不对。她摘下眼镜，搁在咖啡杯旁。

女招待退回来，问道：“您二位是要坐在一起吗？”

“嗯，对。”他答道。

女招待将菜单摆在桌子上。男子在玛丽对面坐下，把乐器盒放在邻座，然后像刚想起来一般问玛丽：“我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吗？吃完饭马上就走。还得赶去赴约呢。”

玛丽微微皱起眉头。“这种话，不是一开始就该问么？”

男子思索着此话的意思。“你是在这里等人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玛丽说。

“这么说，是事关礼貌？”

“对。”

男子点头。“那倒是。没错，我是该一开始就问能不能跟你同座。向你道歉。不过店里人太多，我又不会打搅你太久。行吗？”

玛丽微微耸肩，似乎是说悉听尊便。男子翻开菜单浏览。

“你吃过了吗？”

“我肚子不饿。”

男子神情严肃地看了一通菜单，啪的一声合上，放到桌子上。
“其实根本不必看菜单。我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。”

玛丽一言不发。

“在这家店里，我只吃鸡肉色拉。一定之规。照我说，在丹尼餐厅值得一吃的，也就是鸡肉色拉了。这菜单上有的，我差不多全都试过一遍。你吃过这家的鸡肉色拉没有？”

玛丽摇头。

“不错哟。鸡肉色拉和烤得嘎嘣脆的吐司。在丹尼餐厅，我只吃这两样。”

“那你干吗还要一页一页翻看菜单呢？”

他用手指将眼角皱纹抚平。“我说啊，你开动脑筋想想看。走进丹尼餐厅，连菜单都不瞧一眼，张口就喊：来一份鸡肉色拉！那不是太没劲了吗？那样一来，不像唯一的乐趣就是吃那份鸡肉色拉，才一个劲儿往丹尼餐厅跑吗？所以我总是装模作样地先翻翻菜单，假装是看了一遍才决定要一份鸡肉色拉的。”

女招待送来冰水，他点了鸡肉色拉和烤得嘎嘣脆的吐司。“要烤得嘎嘣嘎嘣的。”他强调说，“差一点点就要烤焦的那种。”再加一杯餐后咖啡。女招待将他点的东西输入手中的机器，念出声来确认。

“还有，这位女士好像要再来一杯咖啡。”他指着玛丽的咖啡杯说。

“好的。咖啡马上送来。”

女招待退下去，男子望着她的背影。

“你不喜欢吃鸡肉吗？”他问。

“也不是。”玛丽说，“但我在外边一般不吃鸡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像连锁店这种地方的鸡肉，天晓得喂过什么莫名其妙的怪药，像生长激素一类的东西。鸡被关在黑咕隆咚的小笼子里，打了很多很多针，拿含有化学物质的饲料喂大，然后放到传送带上，用机器嘎巴嘎巴拧断脖子，再用机器拔光鸡毛。”

“哇噢！”他说道，随后微笑。一笑起来，眼角的皱纹变得更深了。“乔治·奥威尔^①式的鸡肉色拉。”

玛丽眯起眼睛，看着对方的脸。她无法断定自己是否受到了揶揄。

“这话先不提，他们的鸡肉色拉味道倒是挺不错的，真的。”

他这么说着，像忽然想起来似的脱去皮大衣，叠好放在邻座，然后在桌子上呵哧呵哧地搓着双手。外套下面穿着一件绿色圆领粗针毛衣。衣服上的毛线和头发一样，处处蓬松凌乱。看来他是那种不修边幅的类型。

“上次见到你，是在品川那家宾馆里的游泳池，对吧？两年前的夏天。你记不记得？”

“似乎有点印象。”

^① George Orwell(1903—1950)，英国小说家、评论家。著有《1984》、《动物农场》等讽刺极权体制的小说。（无特殊说明，全书均为译注）

“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你姐姐，你，还有我。一共四个人。我们刚刚考进大学，你好像是高二学生，对不对？”

玛丽似乎索然无趣地点头。

“我的好友当时在和你姐姐谈恋爱，所以把我也喊上了，有点像四人约会。不知从哪儿搞来了四张宾馆的游泳票。于是，你姐姐就把你带上了。可是你连话都不肯张口说一句，只管泡在游泳池里，像正在长身子的海豚一样游个不停。后来大家一起到宾馆的咖啡店吃冰激凌。你点了桃子冰激凌。”

玛丽皱起眉。“你怎么把这些细节记得这么牢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和吃桃子冰激凌的女孩子约会过，再说，你非常可爱哦。”

玛丽冷漠地望着对方的脸。“说谎。你难道不是死盯着我姐姐看着？”

“是那样吗？”

玛丽用沉默作为回答。

“也许是有过那样的事。”他承认道，“不知为何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她穿的泳装好小。”

玛丽拿出香烟衔在口中，用打火机点燃。

“我说啊，”他说，“可不是袒护丹尼餐厅，不过我觉得，比起吃没准真有点问题的鸡肉色拉，抽一盒烟只怕对身体更不好呢。你不这么觉得？”

玛丽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。

“那一次，本来应该是别的女孩子去的，可事到临头她走不开了，结果把我硬拖去顶她，说是凑数。”她说道。

“怪不得你不太开心。”

“但我还记得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玛丽指指自己的右脸颊。

男子抚摸着脸颊上深深的伤痕。“哦，你是说这个么。小时候骑自行车，骑得太快了，结果下坡转弯时车子失控。再偏两厘米右眼就要失明了。耳垂也变了形，想不想瞧瞧？”

玛丽皱起眉，摇头。

女招待将鸡肉色拉和吐司送上来，往玛丽的咖啡杯里倒入新的咖啡，之后检查所点的菜是否上齐。他拿起刀叉，手法娴熟地开始吃鸡肉色拉。然后把吐司拿在手上，直勾勾地看着，皱起眉头。

“哪怕你再三叮嘱，说要烤得嘎嘣嘎嘣的，他们也绝不会按照你的要求烤出一块吐司来。真搞不懂呀。凭着日本人的勤奋和高科技文化，再加上丹尼餐厅追求的市场原理，要烤出一块嘎嘣脆的吐司来，不至于有多大困难嘛。你说是吧？可为什么就办不到呢？连一块吐司都没法按客人要求烤出来，这种文明又价值何在？”

玛丽没答理他。

“你姐姐那时候好漂亮。”他自言自语般说道。

玛丽抬起脸。“这话干吗用过去时？”

“没什么特别的意思……只是因为谈论往事，才用过去时。我可没有说她现在不漂亮的意思。”

“现在好像照样很漂亮。”

“那好啊。但老实说，我对浅井爱丽并没有多少了解。在高中倒有一年是同班同学，可当时也没正经说过几句话。其实应该说，是她没怎么注意过我。”

“你对她挺关注的吧？”

男子将刀叉停在空中，略一沉吟。“关注？这个嘛，应该算是求知欲一类的东西。”

“求知欲？”

“比如说，如果和浅井爱丽那样的大美人约会，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情呢？诸如此类。她可是个常上杂志的封面女郎哟。”

“这也算是求知欲？”

“其中一种吧。”

“可那时候和爱丽谈恋爱的是你的朋友，你只是个陪衬人吧？”

他一面大口咀嚼着食物，一面点点头。不慌不忙地花时间咀嚼。

“怎么说呢，我应该算是个低调的人。聚光灯不适合我。做个配菜反倒更合适，像卷心菜丝呀，炸薯条呀，威猛乐队的一员小兵之类的。”

“所以被安排跟我做伴啦。”

“不过，其实你当时也是很可爱的。”

“对了，你这个人莫不是那种讲话爱用过去时的性格？”

男子微笑。“那也未必，我只不过是从此时此刻的立场出发，坦率地把当时的心情表达出来。你那时很可爱，真的。虽然你几乎没答理我。”

他把刀叉放在盘子上，端起杯子喝水，用纸巾擦拭嘴角。

“所以在你游泳时，我问浅井爱丽，为什么你妹妹不理我？是我有什么问题么？”

“她怎么说的？”

“她说你从来不会主动跟别人搭腔。说你有点怪，明明是个日本人，可日本话还没有中国话说得多。所以不必介意。她说并不是我有什么问题。”

玛丽不语，将香烟在烟灰缸中摀灭。

“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吧？”

玛丽沉吟片刻。“我记得不太清楚了，但好像不是因为你有问题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。当然我身上是有点问题

的，可是你瞧，说到底都是我自身的内部问题，要是那么外露无遗的话，该有多糟糕呀。尤其是在暑假的游泳池边。”

玛丽像在确认一般再度盯着对方的脸。“我好像没有察觉内部问题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但想不起名字来了。”玛丽说。

“是说我的名字么？”

“嗯。”

他摇头。“忘了也没关系。一个平庸到了极点的名字。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想忘得一干二净。只不过自己的名字这东西，可不是那么容易忘掉的。别人的名字，就连非记住不可的，也会一忘再忘呢。”

他仿佛在寻觅某样不该丢失的东西，倏地瞥了窗外一眼，随即又望着玛丽。

“我一直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你姐姐那天一次也没有下水？天气那么热，我们又特地来了气派的游泳池。”

玛丽露出怎么连这种事情都不懂的表情。“那是害怕化的妆会褪掉呀。这有什么奇怪的。而且，那种泳装其实是根本没法下水游泳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说，“就连带胞姐妹，生活方式原来也会大不一样啊。”